



陽だまりの彼女

〔日〕越谷治 著 徐萌 译

向阳处的她

可不可以，把我剩下的八条命都交给你……

感动全亚洲的纯爱故事

松本润 + 上野树里 主演

同名电影 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向阳处的她

[日] 越谷治 著 徐萌萌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3-89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阳处的她 / (日) 越谷治著; 徐萌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43-5034-0

I. ①向… II. ①越…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9920号

HIDAMARI NO KANOJYO by Osamu Koshigaya

Copyright © 2008 Osamu Koshigay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向阳处的她

作 者 [日] 越谷治
译 者 徐 萌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034-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经过再三的确认，收到的名片上的的确确印着“渡来真绪”的字样。

明知道这样做很失礼，可我还是忍不住反复地比对着名片上印着的名字和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的脸庞。

对方也把眼睛瞪得圆圆的，直直地盯着我看。那眼神，和曾经发生在落叶飞舞的公园里那次偶然事件中我曾经看到过的眼神，简直一模一样。

果然是真绪。那个渡来真绪。

“请问，你是不是镰谷西中的——”

“是的，我是渡来。你是——奥田君吧？”

她说，把拿着我的名片的手贴在胸前，然后用另一只手指着我。从这略带慌张的动作来看，的确是那个真绪，可是在她的右手手指上镶嵌着一枚样式简单的银色戒指。那个孩子气的真绪

竟然戴着戒指，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咦？你们认识？”

坐在我身边的田中前辈一脸职业性的微笑问道。

“是的，我们是中学同学。——不好意思，我失态了。”真绪羞涩地笑了，用指尖揉了揉眼角，“奥田君在初三的第一学期就转学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常让奥田君帮我辅导功课。”

很难将眼前这个微笑着把问题回答得天衣无缝的人，和十年前被称作是“年级第一大笨蛋”的真绪联系起来。而且，发型上的变化也很大。曾经总让人以为是“刚刚剪过”的短发，如今已经长至肩下，描绘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噢——”坐在里面位置上的部长夸张地后仰，像是要营造出一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似的，然后又夸张地摊开了双臂说道，“让奥田辅导你学习？那你可倒霉了。”

“是的。”

真绪苦笑着点了点头，偷偷地看了一眼我的表情。调皮的眼神与那时无异。

田中接过部长的话继续说道：

“不过你们竟是中学同学，还真是挺巧的呢。这样说来，贵公司和我们也算是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了。不好，这样说太肉麻了吧，哈哈哈哈哈。”

在上司无言的威逼之下，我也陪着笑脸。斜对着我的叫梶尾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士也一同笑了起来。她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宣传部部长”。坐在梶尾部长身边笑眯眯的真绪，和被

部长们叫过来“打酱油”的我，一个是品牌的宣传人员，一个是通信广告代理公司的业务人员，虽然行业不同，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却是相似的——都是“年轻的小跟班”。

“好啦，咱们该转入正题了。”

闲聊告一段落，听到部长的话，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资料。

真绪仔细地看分发的资料，她那认真的眼神，使我仿佛回到了放学后在教室里教她算数题解法的那个时候。这样说就好像我以前是个“学霸”似的，其实并非如此。当时的真绪是个笨得不得了的学生，都上初中了，连分数的除法都不会算，所以相对而言学习还算可以的我，就稍微帮了她一下。

能看懂吗？

明知道对方已经是近几年迅速崛起的新贵企业、女性内衣品牌“Rara Aurore”的职员了，可还是忍不住会产生这样的担心。

资料里有很多关于东京各主要车站站内广告设置的数字与表格。这份资料根据车站一天中的乘降人数和乘客的男女比例、年龄构成等数据，综合各种问卷调查的结果，模拟了一下广告对“Rara Aurore”的主要受众群体——二十多岁的女性的影响力。而这份资料的撰写者，就是我。

昨天晚上，我为了这资料一边与公司的电脑“搏斗”一边做到了十点半，不知道真绪能不能看懂我的“大作”。

“在这一页的预算中，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贵公司的顾客最为熟知的涉谷站。如资料所示，坦白地说，像涉谷、表参道，还有银座这些地方的价格都要高一些，很贵。为什么这么贵呢？经常

会有客人对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贵就有贵的道理——”

田中用在竞标会上曾多次击败竞争对手的引以为傲的谈判技巧进行着解说。不愧是已经有了十年经验的“老手”了，令我受益匪浅。从对方的梶尾部长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她一下子就上钩了。可是，一旁的真绪却带着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埋头浏览着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而 A、B、C 三家公司的品牌认知度都大幅地……嗯？”

翻开这页一看，本应该增长两位数的数字不知道为什么急剧地减少了。

“唔——请等一下。”

田中和部长都把视线投向做成这份资料的我。在客户的面前，两个人虽然都面带微笑，可是眼神却能杀死人。

我拿出计算器，赶紧敲击按键重新核算了一下。结果仍然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数字。明亮而宽敞的会客室中，气氛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脑海中这样呼喊着。这时，真绪轻轻地开口了：

“那个，前两页的这个地方——”

她把资料转了个方向，指着表格中的数字给我们看。披在白色衬衫上的头发，顺势滑了下来。仅仅这样一个举动，就令我心头一动。

真绪一边窥探着我们这边的反应，一边委婉地解释道：

“我想有可能是这里，小数点是不是弄错了一位？这样结果

也就跟着改变了吧。”

“啊。”

经她一提醒，我才意识到了错误的原因。重新计算后，就得到了预想中的数据。真是的，那个真绪竟然揪出了我的错误。

这样一折腾，商谈的节奏就完全被对方控制了，田中和部长因为这件事被打乱了阵脚，好一段时间都前言不搭后语的。一会儿出了这座大厦，估计一定会被田中扇脑袋的。今天早上我真应该再重新看一遍。

本来这又不是预算书，而且错的地方无关紧要，可是在与新客户会面的时候突然上演这么丢脸的一幕，怎么说都有些尴尬。田中为了挽回失误，像是中了邪一样罗列出各种客套话，在他旁边的我只能反复地附和着“是的”“我认为没错”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被对方先发制人，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曾经十五岁的那个真绪如今已经二十五岁并出现在了 my 面前，这让我打心眼儿里感到不知所措，还哪里顾得上谈判。

不，说实在的，就算没发生刚才的事，我这个年轻的小跟班，也只能说“是的”“我认为没错”这种话。大家进公司头两年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吧。

虽然很想就这样麻痹自己，可是坐在对面的真绪却与我的状态不同。

“对，所以并不是说在涉谷、原宿这些车站打出几张广告就能卖出多少件内衣。铁路公司的审查人员之前说过，在车站不能一下子打出一排与裸体无异的模特的照片……不过我倒是真想

试一试，”真绪时而露出微笑，继续说道，“总之，这次我们想让除了常光顾我们的顾客以外的人记住‘Rara Aurore’这个名字，哪怕能有个模糊的印象也行。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希望作为伴侣的男性也能产生把我们的产品当作礼物送给女性的需求。先不说这部分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弊公司最近也终于有能力打这种形象广告了，所以想在这方面不自量力地尝试一下。”

怎么回事，那个真绪竟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起来。一旁的梶尾部长也只是偶尔地补充一两句，基本上都交给了真绪。就连田中和部长也都向前探着身子听她说话。我本以为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小跟班”，原来真绪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得如此能干了。

那个个子小小的、总被大家欺负、注意力不集中、只有身体比较灵活这一点长处的真绪，更进一步说，真绪这个害我度过了一个灰暗的中学时代的罪魁祸首，在经历了惊人的成长与蜕变之后，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这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

十二年前，初一第二学期开学的那天，真绪转学到了我们班。

“我是渡来真绪。”

课间休息的时候，真绪跑到我的面前，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记得自己只回答了一句“啊？”。总之，当时我就强烈地觉得她是个怪人。

真绪身材娇小，相貌可爱，再加上性格单纯，刚开始的时候

成了大家的宠儿——也仅仅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在一次汉字的小测验之后，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事情过去十多年，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她得了个很差很差的分数。满分是十分，她好像不是得了一分就是零分。总之，成绩差得很离谱。

当大家知道她头脑非常笨之后，对她飘忽不定的性格也流露出了不满。

真绪很不擅长参加学校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集体活动。“与大家合作”这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对她来说却是一种折磨。

她的这一特质集中地表现在运动会的那一天。首先，在入场式中，真绪的步伐无法跟大家保持一致。虽然在跑步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后来就再无用武之地了。“百足竞走”比赛中仅仅五十米的赛程，真绪被编入的小组走到一半就退赛了；还有团体体操比赛时，真绪的扇子一打开就坏了。

就这样，真绪不断地现出“原形”，最终导致大家开始了对她的欺负。

在教学楼里穿的拖鞋找不到了，不知道谁把弄湿的抹布塞进了她的桌子里，运动会上照的照片被人用圆规挖掉了眼睛。班级里对真绪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欺负她，另一种是教唆别人欺负她。

另外，在老师们当中也有利用真绪缺陷的人。有的老师会用真绪来逗趣以活跃课堂上的气氛。

“没错，‘A of B’可以翻译成‘B 的 A’。这样说傻子都能明

白了吧。渡来同学，‘B 的 A’ 翻译成英语是什么？”

“不知道。”

教室里，师生一起哄堂大笑。这样一来，教室中产生了某种共鸣，这堂课就能顺利地上下去。

就这样日复一日，新年后的一天，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不过，忍无可忍的不是真绪，而是我。

“真绪啊，你就只有头发比较漂亮呢。”

一个叫潮田的女生一边这样夸奖，一边抚摸着真绪的短发。乍一看好像关系很融洽的样子，可是她手中拿着吃饭时发的人造黄油。在她的不断抚摸下，真绪的头发慢慢地散发出奇怪的光泽。潮田和给她捧场的同伙们交换着眼神，偷偷地奸笑起来。

明明遭受到如此过分的对待，真绪却仍然无动于衷。她好像认为对方是满怀善意。

傻傻的真绪学不来这种事。都被别人欺负那么多次了，应该知道对方是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可是仅仅被人家摸了两下头，就非常轻易地消除了戒心。

“你们闹够了没有？！”

本来我是想用潮田能听见的音量小声地嘀咕一句，结果这声音响彻了整间教室。十三岁的我无法抑制已经积聚过度的愤慨。

抚摸着真绪头发的潮田，向我转过身来。

“你们闹够了没有……”

我低下头，噤着嘴重复了一遍相同的台词。潮田和同伙们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然后她那丑陋的面孔变得更加地恶心与扭曲，

对着我冷笑道：

“哈？什么？你是在为她伸张正义吗？”

这下，我才到了所谓的“勃然大怒”的地步。

我一把从潮田的手里抢过黄油，一股脑儿地全都涂在了她的头发和脸上。

一时之间，对方不知所措地愣在了那里，而我也一样。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从指间挤出来的植物黄油的温吞感和锡纸嘎吱嘎吱的手感。

终于，潮田像怪鸟一样，“咿——啊——”地发出悲鸣，之后狂奔到了走廊里。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责任都被归结到我身上。

我和妈妈一起在老师办公室鞠躬认错，在校长办公室鞠躬认错，在潮田家的玄关处鞠躬认错。

我觉得这不合理，想要向大人们控诉事实的真相。可是，看到妈妈面色苍白不停地鞠躬道歉的身影，我就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哎呀，青春期经常会有这种事，所以请您不要太担心。我们也会格外小心地照看浩介君的。”

班主任这样安慰妈妈。

恐怕班主任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实情吧。因为头发油光闪闪的真绪还坐在教室里。

现在我才好像明白了班主任装作没注意到真绪的头发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不想把事情搞大。他并不想把黄油事件当成事关全班同学的欺凌问题的一角来处理，而是想把这件事简化为

一个学生发疯了。

总之，从那天起，用名字而不是姓氏称呼我的，就只有真绪一个人了。大家都把我看做是个“发起疯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的危险人物。

之前一直关系很好、一有工夫就一起探讨东北和上越新干线的E1系列列车的那帮家伙们，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提心吊胆的。还有，我一回家，餐桌上就摆着沙丁鱼鱼干和小白鱼干，据说是因为“脾气暴躁的孩子需要补钙”。

不久，关于真绪的奇怪传言，不知从哪里开始渐渐地传开了。



当“Rara Aurore”公司B1大小的海报展示在车站内的时候，那些时令的问候和见外而冗长的措辞，从我和真绪来往的短信中消失了。一开始打电话时主要是在谈论公事，而现在工作以外的话题比重正在不断地增加，手机响起的时间段，也由白天转移到了晚上。

“虽然不知道你与哪里的谁见面，不过如果对方是今后我们会合作的客户的话，可千万别得罪人家哟。”

明明对见真绪的事只字未提，可田中还是看出来并提醒了已经披好外套的我。真是好眼力。

七点多钟，我走出位于西新宿的公司，乘坐山手线赶往涉谷。代代木、原宿……随着电车不断前行，皮鞋里的双脚变得有些不安分。不是因为痒痒，而是紧张的缘故。只是去见真绪一面而已，

自己却明显有些紧张。

外套内侧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那一瞬间，我有些担心是公司打来叫我回去的电话，不过当发现震动的是我两部手机中用于私事的那一部，我松了一口气。短信是真绪发来的，告诉我她已经到涉谷了。

最初，我选择的会面地点是JR的涉谷站。从忠犬八公的那个检票口起，向东口方向走的那条过道上，展示着一排“Rara Aurore”的广告海报，所以我觉得定在那附近见面也还不错。因为对我们客户的相关负责人来说，自己经手的工作通过广告这种能看得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基本上他们都会感到很高兴的。

这是我作为一名主营交通设施类广告的优秀代理店的“年轻小跟班”，在这一年半以来获取的知识之一。不过真绪却说想要避开那里，我就又找了别的地方。因为“Rara Aurore”公司的其他相关人士有可能会来视察广告。虽然公司并不限制员工下班后的行动，不过若是被人看到她在私下里和广告合作方的负责人员会面的话，肯定不太合适。能头脑冷静地想到这一点，真绪还真是成熟了不少。而这是否意味着我并没怎么成长呢？

顺着从车站里涌出的人潮，我走进了中央商业街。初秋的风温柔地拂过行人自由穿梭的十字路口，不过这条五光十色、有些闷热的大街却依然停留在夏天。

等我来到约定的地点、一座大型唱片店的五层的时候，真绪已经先到了。她并没有发现走近的我，头戴试听用的耳机正听着歌剧还是什么。

那陶醉于音乐中的侧脸，浮现出十年前从未感觉到的知性与沉稳。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一层卖的是古典乐唱片，所以仅仅是我“古典乐等于高雅”的先入之见在作祟吧。

我并没有直接过去打招呼，而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欣赏了一会儿她的侧脸。中学时身形娇小、面庞稚嫩的她，现在已经完全出落成一个美女了。一想到过去的这十年时间没能在真绪身边，我就有些遗憾。

“啊、喂——”

真绪发现了我，举着耳机的手不停地挥舞着。那声音在静静地流淌着钢琴曲的这一楼层中显得尤为响亮。知性和沉稳一下子都不见了。

她意识到周围的客人都被自己吓了一跳，于是不好意思地缩紧了身体。冒冒失失的样子与那个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从店里“逃”了出来，向着热闹的商业街里走去。

虽然我和真绪在商谈工作的时候和广告投放的第一天都曾经碰过面，不过脱离工作的见面还是第一次。所以，自然也是第一次和真绪一起吃饭，如果不算学校里的伙食的话。

“为什么选择吃牛排？”

我询问走在身边的真绪。昨天在电话里，真绪选定了一家澳洲风情的牛排餐厅。

“因为是奥田君说‘吃什么都可以’的嘛，所以就选牛排吧，我想吃肉了。”

想到什么就要去做，非常直率地面对自己的欲望——这一点

上，她一直没变。

我的确说过吃什么都行，可是吃牛排会不会有些太豪放了？我觉得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应该吃意大利料理之类的会比较好吧，可是真绪的看法好像有些不同。

“和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去的都是带有‘低热量’‘有机食品’这些字眼的高级餐厅，这些地方我已经吃腻啦，偶尔也想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呢。所以你瞧，我今天都没穿西服，穿了件不怕沾上味道的衣服。”

真绪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抓着牛仔夹克的领子给我看。看来今晚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

“合作愉快！辛苦啦——”

相互碰杯后，真绪动作豪迈地喝下了红酒。

“呼——”

她稍稍嘟着嘴，脸上浮现出放松的笑容。田中曾评价她说“五年后会是一个厉害而强硬的女人”，不过这种泄劲儿后的样子，才是原来那个真绪的表情。我很清楚，她从内衣品牌的推广人员变回了原来的渡来真绪。因为她的后背弯了下来，只有在感到放松的时候她才以这种姿态示人，从中学时起就是这样。

“真是辛苦你了。”

我再次对她表示了慰问。在自己尴尬地充当着“年轻小跟班”的同时，真绪也在尽力扮演着“强硬女人”的角色吧。我在同情之余，还抱有些许的敬意。

“累归累，最重要的是肚子饿了。”

放下杯子，真绪把手放在了肚子上。

“怎么会那么饿？”

“因为想着晚上要吃牛排了，中午我就没吃饭。下午的时候就已经饿得不行了。”

对她抱有敬意的自己好像傻瓜一样。

我强忍住笑意，把蜂蜜烤面包放进了嘴里。

等到代替前菜的沙拉一上桌，真绪便若无其事地抢在我前面站起身来，把菜分到了我们两人的盘子里。那悄无声息的动作，令我感觉她已经完全掌握了作为一名社会人的基本素养。回想起中学时代，她曾把学校分饭的饭碗打翻而招致同学们的责骂，这可真是令人惊讶的成长。

“有什么问题吗？”

被真绪这样一问，我赶紧摆手说“没事”，然后重新想了一下说道：

“咱们俩是同龄人，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奇怪，不过你真的长大了呢，真绪——渡来。”

“公司之外叫我真绪就可以，反正中学时大家都这样叫。”

真绪一边往嘴里塞着沙拉，一边这样回答，语气听起来好像不太愉快。

是呀，在我们中学，男生叫女生的时候一般都称呼姓氏，只有在叫她的时候，男生们也不用“渡来”，而是用“真绪”。大概就是因为觉得她比自己地位低，所以才会轻蔑地称呼她的名字吧。